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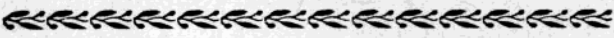
· 独 幕 話 剧 ·

良 心

石 丹 著

1234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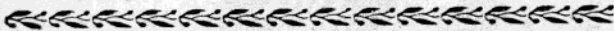
·独幕话剧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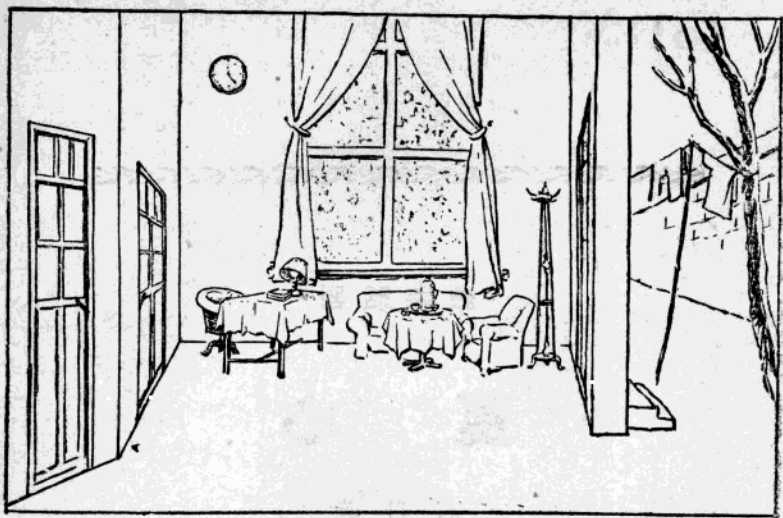
良心

石丹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



設計者 風 旗

人 物：徐 光——某工厂副厂长，三十六歲。
趙淑華——某工厂衛生所所長，徐光妻，三十二歲。
徐志鉄——他們的兒子，十三歲。
徐大娘——徐光的母親，五十九歲。
徐玉清——徐光之妹，十七歲。
王大爺——某工厂的清理工。

时 間：冬天的傍晚。

布 景：舞台左側占台面四分之三的地方，是徐副厂长家的客廳，客廳的正面是高大的結滿霜花的玻璃窗。屋子里陈設着沙發、桌椅、电表、台灯……。左牆有兩門，一門通徐副厂長的臥室，一門通厨房和徐大娘、徐玉清的臥室。右牆有一門通外。客廳外边占舞台四分之一的地

方是外景。嚴寒的冬天給光禿的樹木穿上了白衣，剛剛落過的雪，已經掃了一些，院子里扯着幾條曬衣服用的粗鐵絲，一直通到房後……。

幕 啓：徐玉清坐在客廳一個小角落裏看書，她心事沉重，情緒不安，常在溫習功課時不自覺地怔了起來。廚房裏傳來陣陣咳嗽聲，她忙走進去把徐大娘自廚房裏扶出來。

徐玉清：媽，你怎麼不在後屋歇着？飯我都做了，你還總到廚房去看什麼！

徐大娘：別管我，……坐下看你的書吧，不是明天就考試了么？（稍停。想站起，又咳嗽）唉！……玉清，你去廚房把你哥哥那些衣裳泡上，媽一會兒好去洗……

徐玉清：哥哥出差明兒晚上才走，我一會兒就去洗，來得及。媽，你別操心啦！

徐大娘：快去泡上吧！這是你嫂子早晨臨走的時候摔給我的，叫我今天都給洗了、熨了。她回來看見我還沒動手，該翻臉啦！

徐玉清：（站起）你總怕她幹什麼！什麼事沒給她弄齊全，她該翻臉還不是一樣。（進廚房。）

徐大娘：（用拳敲打著頭）唉！……這腦袋，這個疼……（徐玉清出來。）

徐玉清：（望望徐大娘）媽……

徐大娘：什麼事？

徐玉清：我，我想跟你核計個事。

徐大娘：（明白了）別胡思亂想啦，想找的那份工作？好好念你的書吧！一晃中學都混過去一年半啦，剩下的一年半一眨眼就過去。對付吧，好歹這是你親哥哥家……（又咳

敷起來。)

徐玉清：(給徐大娘捶背)媽，……我不願意你給他們當牛當馬，病死了也沒人可憐！

徐大娘：(恐懼地回頭望)可別瞎說。你嫂子就要回來啦！

徐玉清：回不回來怎麼的，我不怕她！當她面我也敢這麼說，咱們不是她的奴才！你整天這麼累，病了她不但不給好好治，還成天拉搭個臉子用眼角瞧人。哼！她這個衛生所長啊，還能治病救人，我看她就會自私自利。

徐大娘：唉！你这嘴就是不讓人，難怪她不喜歡你。……媽病了，人家也給看了，也打了針，不好有什麼辦法！

徐玉清：打了那麼兩次針，就能好啊！

徐大娘：算了吧，別提這些啦。老病，難治啊！一到冬天就喀喀喀的……。咳！死了倒也利索。……再說人家是幹部，工作忙嘛。

徐玉清：幹部就不要老人啦？前前後後住了多少幹部，有幾個象她這樣的？我也真奇怪哥哥，他怎麼當的副廠長，在家都是官僚主義……

徐大娘：行啦，行啦！要叫你嫂子聽着了，又該不是鼻子不是臉地說咱們是白吃飽啦。

徐玉清：誰是白吃飽？咱們頭天來，第二天她就將保姆打發了，你整天洗、做、縫、連，還得給他當“大師夫”。(停)到外頭給別人當保姆也不致於受這個罪。

徐大娘：(無可奈何，苦笑)誰要你媽當保姆啲！又老，又病！(站起)別再給我出道眼啦，我也不能叫你半道退學。沒學問的人沒出息呀，頂多就象你媽一樣，我省吃儉用地算把你哥哥供出來啦，現在當了副廠長。在鄉下媽也把你供到小學畢業，在城里有你哥哥，好歹念吧！你別挂着

我这个病，一到來年春天就好了。……你給媽爭口气，念好書，你嫂子怎么好意思不供你。（边說边進厨房。）

徐玉清：（望徐大娘進去，嘆气）媽还不知道我都考徒工了。（看表）也不知道考上了沒有？（兩手搖臉，小聲地）考上好，还是考不上好呢？……唉！（打開書，誦讀心爱的歷史課）中國虽然是一个偉大的多民族國家，虽然是一个歷史悠久……（自語）不对！（背誦）虽然是一个地廣人众歷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傳統和优秀遺產的國家……（小聲地念，良久又念出聲來）……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。（自語）下边是什么呢？是……封建时代的四个主要特点……（苦惱地）为什么背得这么不流暢！……如果我考上了徒工，也許……也許不能参加这个期考了！可是，李老師她还不知道。她那么希望我將來当个歷……史……學家……，歷……史學……家……（用書盖着臉，默默地哭泣起來。）

（室外，王大爺扫雪，他感到有些冷，走過來。叩門。）

王大爺：呵！丫头，你看書哪？

徐玉清：（一惊）唔，……王大叔來啦，坐吧。

王大爺：（沒有理會到徐玉清的情緒，熱情地）坐吧，坐吧！大叔是外人哪？这天头可真冷，赶上四七年冬天啦，那时候，你王大叔随着部隊夜行軍，嘖嘖，脚都冻坏了。

（厨房里有人咳嗽，接着徐大娘走出。）

王大爺：哟！徐大嫂，又咳嗽啦？

徐大娘：（咳）……老病，唉！……

徐玉清：咳嗽好些天了，也不給好好治治。

徐大娘：（急得直擺手，不住地咳嗽）……

王大爺：徐大嫂你病了还瞞着干什么？媳妇当医务所所長，別

的不行，治病还犯愁？

徐大娘：不犯愁……治啦！也打針啦。

王大爺：西医治不好，叫我說就到中医那去看看吧！小街的王先生医道挺不錯，玉清她大孀也有这种气喘病，吃了几服湯藥挺見效。

徐玉清：是嗎？媽，那我跟嫂子說說。

徐大娘：（半晌）往后再說吧！等有了錢的……

徐玉清：她什么时候也不会說有錢。哼！

王大爺：（笑）說別人家困难我信哪，厂長家沒錢，这不是笑話嗎！你們一不雇保姆，二又人口輕……。唉，她徐大娘，你跟媳妇不好講就跟兒子講。說句不好听的，你整天省吃儉用，沒个閑时候，还掙不來个治病錢？嗯！前年我兒子讓我回去的时候，你兒子还串連一气劝我來着，他說：“老啦，該回去享享福！也參軍，也革命了，胸前戴上了獎章，光榮了一輩子，到老年兒子請回去就回去吧！”你兒子真能動員，死人也能給說活了。他知道劝我回去享福，怎么自己的娘是不是过的舒心就不管了呢？（越說越激動，胸前的獎章也閃動着。）

徐玉清：忙唄！一厂之長，那可不簡單哪！那有时间管这些小問題！

徐大娘：（斥責）你呀，又說！（注意到徐玉清的眼睛）你的眼睛怎么啦？

徐玉清：……沒怎么……看書累的。

徐大娘：那就別看啦！去把那点衣服洗出來吧。

（徐玉清進厨房。）

徐大娘：（拿起衣服縫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呵！这也不算迷信，他王大爺，要是我有你們老兩口那么好的兒子，我就燒高香了。

(徐志鉄自外跑上，砰地一聲把門踢開。)

徐志鉄：(喊)飯好了沒有？人家餓啦，餓啦。(把冰鞋和書包一丟)
沒听着咋的？我——餓——啦！

(徐玉清出來。)

徐玉清：你吵吵什麼？餓就吃唄！要考試了，怎麼放學這麼半天才回來？

徐志鉄：人家不是練習滑冰了么。(大聲)奶奶！你快給我端飯吧。(見徐玉清要去，忙拉住她)姑姑，今兒晚上咱們學校銀燕隊和六中的健兒隊比賽。這兩個隊都滑得挺棒，准有意思，你去不去？

徐玉清：不去，我們明天就考試了。

徐志鉄：呵！那麼用功干啥？你不用功也能得全五分！去吧，……是不是因為沒冰鞋？沒關係，我這雙給你，我再叫媽給買一雙。

徐玉清：(笑了)別瞎扯！我不要你的冰鞋，我不滑。

徐志鉄：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媽生氣呀，不要緊，有我。(大聲叫)奶奶，你看你干啥呢，還不給人家拿飯！

徐大娘：志鉄，別叫喚。等你媽回來一塊吃吧，菜還沒炒哪。你大聲小氣地，叫王大爺看着多笑話。

徐志鉄：笑話什麼？我媽不也是這樣嗎。奶奶，飯怎麼還沒弄好？快点吧，快点吧，一會兒人家還有事……

(徐大娘下。)

徐玉清：(不高興地)奶奶有病，你怎麼總這樣沒大沒小的！（進廚房。）

王大爺：唉！我說你这小子都上中學了怎麼還不知道好歹！（左右看）也沒帶上紅領巾，不是個少先隊員。說你是團員，可你也不象。

徐志鉄：（不在乎地）不是那玩藝兒有什么关系！你这老头子可真爱管閑事。

王大爺：嗯，小子啊，你不用瞪眼，你瞧瞧你姑姑，學習好，劳动也好，品行更好，瞧你……

徐志鉄：誰能比得起她！优秀学生。（把衣服脫下來，东一件西一件地乱丢一陣，穿上他奶奶才縫好的上衣，叫起來）咦？这縫的叫什麼呀！这么肥，我可不要。（順手把衣服扔了。）

徐玉清：（端着洗好的衣服走出來，厲聲地）撿起來，志鉄！（見徐志鉄不撿，爱撫而又嚴厲地）撿起來！

徐志鉄：撿就撿起來，你又跟我橫什麼！我都給你冰鞋啦！（頑皮地笑）姑姑，給你冰鞋。（踢）着鏢。（一脚把冰鞋踢到廚房門口，笑着跑進臥室。）

徐玉清：（好气又好笑）唉！（和王大爺無可奈何地笑起來）王大叔，這會兒招考徒工的名單能貼出來了吧？

王大爺：這丫頭，你到底考了！學校哪，不念啦？

徐玉清：（支吾）沒有，我考那個干什么？……是我有個同學來考啦！

王大爺：（半信半疑）唔！你可不要由着小孩子性兒呀！我來的時候還沒貼。

徐玉清：哦！（出去晾衣服。）
（徐大娘上。）

徐大娘：（踩到冰鞋上）哎喲，差點沒把我絆倒！（拾起鞋）弄這麼個玩藝兒，光知道玩不知道收拾，鏽了一點又該沒好氣啦！……

（徐志鉄上。）

徐大娘：（把話嚥回去）志鉄，飯一會就好。你吃藥沒有？快把剩下的那點什麼糖吃了。

徐志鉄：（看着小人書）什麼糖？葡萄糖。這麼點事也總記不住！

徐大娘：還有……把魚肝油也喝了。啊！我給你擦冰刀。（央求地）好孩子，去，去吃了它。要不，你媽又該生氣啦！
（推徐志鉄。）

徐志鉄：氣不氣怎麼的？你們怕她我可不怕她。（進臥室。）

王大爺：這小子，真不象話！我得向他爸爸反映反映，他怎麼管得了生產，管不了自己的兒子？

徐大娘：他也真忙呵，顧不上家里這些亂事。（半晌）志鉄他媽動了手術再不能生啦！獨根子，嬌慣唄！唉，論兒子我也就他爸爸一個，我可沒那麼慣着他。（小聲）他王大叔你說，好好的孩子天天吃的是那門子藥？吃常了沒病也吃出病來啦！唉，他媽是大夫，我也不敢說……（感到話說多了）他王大叔你不是外人，別笑話我跟你翻長道短的。我叫孫子給氣蒙啦！

王大爺：他媽就是太寵着他啦！我早就跟我們家里的說過。（站起）暖和過來啦，得把那點雪掃完。（走到外邊掃雪去了。）
（徐志鉄出來。）

徐志鉄：當我沒聽見？我怎麼把你氣蒙啦？（一把搶過冰鞋）給我，不用你擦，明天我叫媽給雇個保姆……

徐大娘：（冷冷地）好哇！你媽要能捨得錢，那你就叫她雇。

徐志鉄：怎麼捨不得，她有的是錢。

徐大娘：那好。（生氣地坐到一邊）你們雇了人我就走……

徐志鉄：（看到奶奶生氣了，有些氣餒）這麼半天也沒把飯端來，還橫，我自己去拿。（邊走邊說）你不用吓唬我，你能走么？媽說你沒地方去。（走進廚房。）

（這話象針一樣地刺傷了徐大娘的心，她氣得臉色蒼白，渾身戰抖。良久，啜泣起來。聽到外邊腳步聲，趕快躲進里屋去。趙淑華自外面回

來，她生得很漂亮，穿着狐皮大衣，顯得有些臃腫，她聲高而尖厲。腋下夾着一些小包裹。）

趙淑華：（進來後，見無人）好哇！這要是小偷進來把家給扛走了，也沒人知道哇！养活这么一群白吃飽！

（廚房里傳來打破碗盞的聲音。）

趙淑華：（驚叫）喲！把什麼東西給打啦？准是把那江西瓷碗打壞啦。

（趙淑華欲奔下，徐志鈇出來，看到了媽媽，一下子勾住了她的脖子。徐大娘也自里屋出，胆怯地望着她們。）

徐志鈇：（叫）媽——媽，奶奶偏讓我去拿，一下子把碗打啦。

趙淑華：喲，喲，輕點，輕點。把東西都給媽搞掉啦。（拾起來）你奶奶怎麼叫你一個小孩子下廚房！（受不了地）可倒好，也不管你工作多忙，忙死了，回家還得叫你操心！（看到徐大娘站在那裡，稍尷尬）哦！他奶奶，給你，這是志鈇的藥。再吃的時候你照看點，這瓶可無論如何再別叫它失效啦！給你鑰匙，送到里屋去吧！

徐大娘：（接過）我知道啦。（進臥室。）

趙淑華：（小聲）知道還辦不好哪！（看到徐志鈇在翻弄包裹）志鈇，別翻的亂七八糟的，那是媽買的一塊料子。

徐志鈇：這個呢？

趙淑華：爸爸的。

徐志鈇：這個呢？

趙淑華：給大舅買的。

徐志鈇：（生氣）好，都是你們的，都是你們的！你說發薪給人家買個自行車，也不給買。

趙淑華：買，買，怎麼不買呢？說給你買，准買。

（徐玉清自外端着空盆子進來，在暖氣前烤手。）

趙淑華：玉清，你哥哥那点衣服怎么才洗出來？早晨跟你媽說的清清楚楚的，你哥哥明天就要出差了。

徐玉清：赶趟，悞不了他上車。(欲進廚房)媽病了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
趙淑華：(不悅)你媽病了，你呢？才动手。

徐玉清：我也沒閑着呵，我們明天要考試了。

趙淑華：哦——，用功啦？

(徐大娘自臥室拖出一些衣服、破袜子出來。)

徐大娘：(見狀，喚徐玉清)玉清，來把這些也洗啦。志鉄，再脫下來衣服別往床底下塞，交給我和你姑姑，省得攢了不少还不知道……

趙淑華：這還怪孩子？大人勤快点不就有了。

徐玉清：白天你們不在家，門總鎖着，誰能進得去。(進廚房。)

(徐大娘也進了廚房。)

趙淑華：(叨咕)哼！叫你們隨便出出進進你們就高興了。(小聲)志鉄，你去把媽的儲蓄摺拿出來。知道地方不？

徐志鉄：知道，有好几本呢！你要那本？

趙淑華：就是上邊寫着“活期有獎”的那本。(忽然發現錢包不見了)哎喲，志鉄，你看沒看見媽的錢包？

徐志鉄：什麼錢包？

趙淑華：錢包唄！都是叫你們鬧的，這麼个窮家，一回來就叫你憋氣！……這錢包那去啦？里边還有你爸爸這個月的工薪、稿費。(四處找)志鉄，剛才他們沒到這塊吧？是呵！沒到這塊。那，那怎麼沒有了呢？(把衣料都抖開來)……哎喲！叫我丟到百貨公司啦？不能呵！出來的時候我摸還有來着。……叫我丟到飯館里啦？……說不定。唉！買東西出來我怪餓的，尋思回來也不能吃一頓好飯，就順腳拐進了五芳齋……

徐志鉄：呵！你又吃了涮羊肉。（和趙淑華撞頭）不帶人家……

趙淑華：別鬧啦，別鬧啦！你奶奶要是能把飯菜作的象样点，我那能去下小館！快幫媽找找吧，那是錢哪！（找，忽然想起來是不是在大衣里面的兜里，忙去看）喲！在這兒哪！真把我急壞啦。吃完了飯我怕它丟，放到這兒啦。志鉄，快去把存摺給媽拿來。

徐志鉄：你自己放忘啦，還怨奶奶和姑姑，我不去。

趙淑華：（望望廚房，自語）他們听不着。志鉄，別磨牙，快点去吧。（點錢）再存上一百塊，总共就是一千啦！几份儲蓄我都是存的有獎的；不說一万，就說“万一”吧，万一那一份，那一期得了个獎，不得頭獎，得个末獎吧，也合算哪。（笑）志鉄，你可別亂講，誰都別告訴，連你爸爸你也別跟他說。啊！

徐志鉄：儲蓄是好事，你總不叫跟爸爸說，那是怕什麼？

趙淑華：爸爸知道了，奶奶就能知道。去，快把存摺取來。下個月要是來好牌車子，媽就給你買一輛。

徐志鉄：好。（跑進臥室。）

趙淑華：徐光这个人哪，就是一点也不知道算計。好多事你不能告訴他，他知道了就干涉你。儲蓄几个錢还得保密。孩子大啦，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啦，用錢的道也越來越多，不象在战争时期……。不存，（向廚房努嘴）他們也給你花光啦，一群白吃飽。（喊）志鉄，找到沒有啊？（徐玉清自廚房出來。）

徐玉清：（望望嫂子）嫂子！

趙淑華：（下意識地把錢揣起來）吓我一跳！總輕手輕脚的。

徐玉清：嫂子，媽咳嗽的挺厉害，能不能給点錢，我帶她到中医王先生那去看看……

趙淑華：什麼？在醫務所看還不行？醫務所看不好中醫能看得好嗎？這又是誰出的高招？

徐玉清：王大叔說，王大嬸也有這種毛病，她吃了几服湯藥挺見效的，我方才又現跑到後院去打聽了一下。

趙淑華：（冷笑）你們就整天和那些掃地的、收拾廁所的人混，怎麼倒和他們合得來？哼！

（靜場。）

（徐大娘自里边咳嗽着走出來。）

徐大娘：玉清，我不要緊，別麻煩你嫂子啦。（咳。）

趙淑華：（調過臉去）這個家，真討厭！（打量徐大娘）他奶奶，要不然，你明天再上醫務所看看。

徐玉清：看也看不好，不給好藥，媽不去看。

趙淑華：不去怎麼辦呢？醫務所對家屬還有優待。上中醫那去得花多少錢哪！（淡然一笑）這個月給他爸爸買了一塊料子，我買了一塊絨。我們好歹算是負責幹部，不能因為養家都弄得蓬頭垢面的。這個月又沒有什麼錢啦，他奶奶看病一扣扣了十多元，你們要不信，你們來當家。

徐玉清：這是幹什麼？我們又不是要小錢的，沒錢就算了吧！

（徐志鈇跑出來。）

徐志鈇：媽，是這個吧？

趙淑華：（忙揣起）去吧，去吧！（轉過來，對徐大娘）他奶奶，我是個醫務工作者，你那個病我還不知道，“支氣管喘息”是慢性病，上那兒治也一樣。（走來走去）你們得為生活想想，咱們家整天吃的是大米、白面，住的是一座小房，每月的房錢、水、電、煤氣費，看病花錢，還得供兩個學生。……唉！誰象咱家負擔這麼重，開銷多！大家都在一塊生活，能節省就節省點，能克服就克服點。他奶

奶要是在鄉下，这点小病算得了什么呢！如今就是進了城，也不能太过分哪。（揚長地走進臥室。）

徐大娘：（被數落得怔怔地站在那里）……

徐玉清：（望着趙淑華的背影，激動地）嫂子，你不願給媽治病就不治。干什么这样風言風語的！我們不是牛馬，不受你这份气！

徐大娘：（咳）玉清，你給我住口吧！

徐玉清：媽，怕什么？（停）你回屋歇歇吧，我到厂子里去一下。（匆匆下。）

徐大娘：你上厂子惹什么事啊？这孩子！（欲追，咳嗽。）

徐志鉄：（半天，睜大眼睛站在那里，突然）我去叫姑姑。（喊）姑姑，姑姑！（跑了出去。）

趙淑華：（听到徐志鉄去追，从臥室出來）志鉄！（見已走，推開通外面的門，厲声喊）志鉄！

（徐志鉄慢慢走回來。）

趙淑華：咱們有什么对不起他們的，她有能耐叫她上厂子里去告咱們吧！

徐志鉄：（噘嘴）不嘛！

趙淑華：你这个沒心少肺的，你总跟她跑什么？啊？

徐志鉄：干什么你拿我煞气？誰都不順你的眼……

趙淑華：（愈加借題發揮，用指头戳徐志鉄一下）你也要脾气？我累了一天，下了班回來，还得瞧你們的臉子，你們这一群沒良心的……

徐志鉄：（就勢鬧起來）給你打，給你打！打人犯法你知道不？你叫什么干部？你，你打人，你，你……（假哭。）

徐大娘：（忙過去拉）志鉄，好孩子，別鬧啦！淑華，你也別生气，一會兒玉清回來我不答应她。

(徐志鉄仍在鬧。)

趙淑華：得啦，要是能教育，早就不這樣啦！(對徐志鉄)又哭，扁桃腺又該哭大了！

(徐志鉄更大聲噁噁。)

趙淑華：好啦，好啦！媽就那麼輕輕碰了下就疼了？好孩子，進去歇歇，一會兒好吃飯。(對徐大娘白眼了好久)他奶奶，那就把飯菜端給志鉄吧，我不吃了。

(徐大娘進廚房。)

趙淑華：(摔桌上的東西)真喪氣！

(徐大娘端出飯菜來。)

趙淑華：(走上前)這又做了些什麼？喲！怎麼又是白菜？志鉄不吃。

徐大娘：(胆怯地)不吃白菜，家也沒錢了。

趙淑華：又沒啦？我頭幾天給你那几塊菜金錢呢？

徐大娘：……噁，我都叫玉清給記了賬。(要去拿。)

趙淑華：好啦，呆一會看吧。(看到徐大娘手，驚叫)喲！瞧你那手指甲又那麼長了，也不剪剪。哎，哎呀，也不剪剪！(送過去指甲剪子)剪剪吧！那裏有細菌，細菌。(順手把湯菜奪下，倒進痰盂里)算了，這菜沒法吃。

(徐大娘實在忍不住，扭身走開，進廚房。)

徐志鉄：不吃，吃什麼，敢情你下了館子啦。(發作)人家一會兒還要去滑冰，六點鐘集合，六點鐘，集——合。(撞趙淑華。)

趙淑華：好啦，好啦！(掏出錢)我給你一塊錢，隨便買點什麼吃吃！

徐志鉄：那好干啥，我不要。

趙淑華：一塊錢還少？(又掏)給你兩塊錢，上小館去吃吧！

徐志鉄：（不高兴地接过来）总这么小气。

（徐志鉄没头没脑向外跑，正和下班回来的徐光撞到一起。）

徐 光：（嚴厲地）又毛头毛腦地干什么去？（脫衣帽）剛才到院里我碰到了扫地的王大爺，他跟我說你对奶奶沒大沒小的。啊？是真的么？啊？是真的么？你躲什么？

徐志鉄：（支吾）是……不是……

徐 光：什么是不是，瞧瞧你那帽子戴的！（給徐志鉄正了正帽子）总这么乱七八糟的，告訴你也不改。

趙淑華：一回來就和孩子叫。（看到徐志鉄央求的眼神）是我叫他去買点东西。

徐 光：哦，去吧，去吧！（徐志鉄倏地一下跪下）这个孩子……（坐下，拿出一份公文在批閱，不抬眼睛地問）你們都吃啦？唉，餓啦！

趙淑華：你还餓嗎？我尋思你天天看公文就能看飽啦哪！（笑）这么積極，怎么还開了个官僚主义！

徐 光：（望望趙淑華）又諷刺人！你呀，不知又怎么不順气了！（看文件）明天要走了，得趕緊把文件批完。唉！事实擺在这兒，叫誰來管这个大工厂，誰也得犯官僚主义呀，不信，你來試試。

趙淑華：哟！咱們可沒有你那么大的才能！也不敢做那个美夢。

（徐大娘自厨房拿了几件洗好的衣服出來，她押住气，但仍咳嗽了兩声。徐听到了咳嗽声，抬起眼睛望了望，不过他对母親太不關心了，並沒有發覺什么，仍在看公文。）

徐 光：媽，把飯弄上來吧。

徐大娘：哦，菜還沒好哪！

徐 光：啥时候了，還沒好？